

百姓记事

网上小村

有老家的人，心里不慌，眼神清澈，心境从容明亮。我是有老家的人，说具体一点，它是苍茫大地上一个小小的村子。而今在城里，老家的人把这个村子安放到网络里来了，那里流动着我们共同的乡愁。

泥浆水在弓腰农人的趾缝间柔软地滑动，乡人们把一株秧苗安插在泥土深处，这正是春播季节。一只白鹭盘旋在秧田上空，它“啊啊”地叫着，驻足停留在秧田旁一棵槐树上，打量着秧田里插秧的农人。这是村子里的潘大哥，发在老家微信群里的一段视频。

潘大哥因为背有些驼，走路呈弓状快速前行，村里人唤他为潘驼背，这个称呼没有对他不尊敬的意思，反倒更亲切。潘驼背是我老家村子建的一个微信群的副群主，群主是退休了的村主任老吴。潘驼背在微信群里兢兢业业履行职责，到处拉老乡进群，一些不听招呼总在群里贴“狗皮膏药”广告的人，被他再三警告后依然我行我素的，潘驼背果断踢出群，不久，这些被踢出的乡人又被潘驼背拉进了群里，他们心里舍不得这个群。

潘驼背以前是老家村里一个生产队的队长，“潘队”是老吴一直以来对他的尊称。老吴还在村主任任上时，有一次带着潘驼背来城里谈一件村里招商引资的事儿，那天我作陪，在宴席上老吴依然叫潘驼背为“潘队”，在座的有人偷偷发笑。宴席散后，“潘队”嚷着今后在这些场合不要叫他的职务了，很丢人的。老吴一拍桌子，发火了：“潘队，你别拿小组长不当干部，你那个小组，260多号人呐，都归你管。”

上一年，老吴从村主任的位置上退下来，潘驼背也没当小组长了。这些年来，村里的人陆续进城，老吴建议，建个乡人们的微信群吧，总得有个地盘供大家聚聚。3年多来，这个群的成员增加到400多人，村子里几个外出创业有成的老板也进了群，一到节庆，这几个老板就发大红包庆祝。

我是被老吴拉进老乡群的。这些年，我进进退退了好多群，主要是嫌吵，容易分心、走神。从老家进城30多年，我吞下了不少东西独自消化，感觉心有时也变得坚硬无比，但乡情依然让我变得敏感而脆弱，一些关于老家的记忆也如刚睡醒的婴儿哇哇大哭。比如，微信群里乡人老刘发的大丘湾旁那口老水井的几张照片，水井被枝叶覆盖，用手捞开后，绿幽幽的水，恍然中能照见一个村子里的岁月，并是老家最深情的眼睛。还有村人宋老三从城里回老家发出的几张图片，他拍了一个叫九道拐山冈上的松柏树，铠甲似的树皮让我联想起一个乡人皴裂的老手；山崖上那块凌空突兀的石头，已经没有我童年时看到的那么庞大，在岁月的风声如老去祖母一样瘦弱下去了，但它依然在村口翘首张望回家的人，它是乡人们的路标，也是悬在心上的一盏老油灯。

二十四节气的天光雨露，也在这个老乡们的微信群里闪烁。一粒种子在春天的出发，到秋收时节的隆重登场颗粒归仓；一只吃桑叶的幼蚕由蛹化蝶，40多天的生命旅程让人想起匍匐在大地上农人辛劳的一生。今年春夜雨里传来的第一声雷，也在清晨的微信群里播报了，如果不是在这里看见，在雨水哗哗的酣睡中我其实错过了那晚云层里传来的雷声。乡人们发送的信息，让我保持着对季节的眺望，对劳动的崇敬，对故土发酵之后的想念。

老家的微信群，俨然也是一个江湖。在群里“晒”的人事，有时也免不了炫耀与显摆，比如来城里买了别墅的秦哥，他发出家里豪华阔绰的装修图片，还有用虫草泡的酒，刚买的豪车，不过老乡们也没啥嫉妒，给他点个赞，有人还说想吃喝上一口酒，秦哥豪爽答应，留个地址立即送出。前年微信群里发出为一个突发疾病老乡的捐助倡议，秦哥当场就捐助了1万元。

通过建立这个老家微信群，乡人们脐带一样建立了与故土老家的联系，在城里的老乡们时常相聚，或邀约一同回乡，让山野草木空气填补那颗嗷嗷待哺的心。今年春上，我妈也被老吴拉进了群里，她整天注视着群里动态，俨然是村口值守的哨兵。我妈看见老乡们发出的新鲜蔬菜图片，就贴近手机屏幕用力去嗅一嗅，一颗心已腾空而起飘落在了老家土地上。

网络里的村子，我心上的一片绿洲。

生活感悟

别让皱纹长心里

刘瑜

在网上刷到一位86岁的老爷爷，社交平台上的他穿着时尚，笑容可亲，充分展现了老年人的健康风采。好多人为他点赞，但也有一些不善意的评论：“一脸褶子还穿这样，什么岁数就穿什么衣服。”老爷爷幽默而霸气地回应：“我的皱纹在脸上，你的皱纹在心里。”

这让我想起动画电影《飞屋环游记》里的老爷爷，他虽已白发苍苍，满脸皱纹，老态龙钟，但并未妨碍他追求梦想的心。当他还是一个孩子时，就梦想成为伟大的探险家。终于，在78岁那年，他在屋里系上成千上万只彩色氢气球，通过烟囱探到屋顶上空，将房子打造成一座可以飞的屋子。他坐着“飞屋”开启了一场奇特的冒险旅程。虽然这只是一个虚构的童话故事，但老爷爷那颗年轻的心却溢于屏幕外，深深地感染着我。

同样感染我的还有77岁的儿童绘本作家蔡皋。她几十年如一日，始终坚持为儿童画画，朴实的外表下有一颗暖阳般温暖的心。谈起上山下乡的六年艰苦岁月，她不但没有抱怨，还将那段乡村生活画成绘本《桃花源》。不仅心中珍藏着一个桃花源，她还把自己住的居民楼屋顶打造成现实版桃花源。她在那里修篱种花，闲来与花鸟鱼虫做伴。正因为葆有一颗童心，优秀的儿童绘本才能如泉水般源源不断地从她的笔下涌出。

我又想到著名女演员吴彦姝，她虽已85岁高龄，但依然活跃在电视屏幕前，慈眉善目，举止优雅，身姿挺拔，步伐轻盈。采访中，被问及如何保持这种年轻态，吴奶奶温婉地回应：“我这个人不记我的年龄。我觉得老了也要跟上这个时代，要保持一颗好奇心，一颗上进心，这样你才会年轻。”

现实生活中，越来越多的人有年龄焦虑。刚30岁就感叹已经老了，到35岁就唏嘘断崖式衰老，好不容易熬到60岁退休又为身体健康忧心忡忡。事实上，我们应该向这几位爷爷奶奶学习，不因年龄给自己设限，始终保持对生活的热爱及对梦想的追求。岁月可以斑驳我们的容颜，却没法斑驳我们的心。笑对人生，别让皱纹长心里。



近日，贵州省黔东南州雷山县郎德镇郎德上寨的苗族村民载歌载舞迎客来。郎德镇具有得天独厚的民族旅游资源，是享誉海内外的“中国民间歌舞艺术之乡”和“芦笙之乡”。郎德上寨古建筑群被列为我国第五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除了木吊脚楼，游客还可以欣赏到寨民表演的拦路酒歌、盛装苗舞、芦笙舞等节目。程天赐 摄



骏马奔腾。

驮若 摄

馥郁书香

说来有趣儿，最初认识“门洞里”书屋是在朋友圈。落地的大书架排满书籍，书桌上看似随意而放的一小摞书，三三两两散坐的读者，一杯咖啡一本书，一股静气扑面而来，诗意又浪漫。

如此美妙的好去处我怎么不知道呢？问了地址。待我按图索骥到了地方，才恍然大悟为什么叫“门洞里”了。在一栋老式居民楼外，穿过一个大门洞，左拐进入二楼，就是“门洞里”书屋。门洞里，果然大有乾坤啊，藏宝似的，如果不是特意寻来，根本就不会注意到。

轻轻地推开门，右边服务台的小姑娘轻声打了招呼之后，仍旧埋头工作，并不过多理睬我，但在这里不会觉得被怠慢，反而有一种特别的放松感，自在随意地观察起这间书屋。

口颐之福

天一热，人的食欲就会大打折扣。到了下午饭点，总想吃点清凉可口的东西。浆水面、凉粉、凉面等都是不错的选择。但最合我胃口的，还是母亲摊的糍皮。

在我的家乡渭河北岸，是一望无际的水浇田，这里土壤肥沃，素有“关中粮仓”美誉，出产的小麦磨出来的面粉，色白、质优、筋度大。用它做的糍皮，吃到嘴里筋道、弹牙。糍皮是家乡人的叫法，而在其他地方，有人称之为面皮，有人又叫它凉皮。

我们这里的糍皮，跟西安郿县的秦镇米皮、西府岐山的擀面皮一样有名。每年夏天，到了下午这顿饭，很多家庭都会做糍皮吃，用家乡的话来说就是摊糍皮。

在我家，若是哪天下午要摊糍皮，早饭后母亲就会把面糊和好，让它闲着。因为面粉跟水只有经过充分的交融，摊出来的糍皮才会光滑柔韧，到了嘴里才有嚼头。这正如两口子过日子，只有关系融洽，没有猜疑，才能把日子过得红红火火。

散文诗

故乡在辽河的下游，祖祖辈辈睡的都是苇席。

我来到人间也是苇席的铺垫，芦苇的气味融进了母亲的乳香。

我的生命是在苇席上展开的——平坦又安适。我像荷叶上一只缓慢的幼虫，世界的边际就是苇席的边际。不过，我不啻苇叶和苇茎，稚嫩的皮肤常印有苇席的纹理。幼年的事我记不得了，童年的情景倒是很清晰，许多梦都是在苇席上，奇奇怪怪，缥缥缈缈……

苇席于我是人之初；是蹒跚和翘翘的起步；是荷叶上青蛙的跳跃……苇席承载了我生命的爬年期。

我的婚礼是在乡下的老宅举行的，洞房也是苇席铺垫。后来城里工作，常常回乡下，睡的还是苇席，不过，儿时飞翔的梦却没有重现。

但不论我走到哪里，走了多久，多远，都没有忘记生命最初的起点，骨子和灵魂已印下苇的幽影。

自由之翼不求圣灵的开示

夤夜。荷塘里的芦花说到月光的丰沛。

小书屋，门洞里

夏学军

空间不大，五六十平方米的老式居民房而已。外间左手边是依墙而立的两排书架，满满当当占据大部分空间，中间的书桌随意放着书，靠窗的书桌，摆放得却很家常，书籍、闹钟、台灯、笔筒、打开的笔记本、电脑，甚至还插了一束鲜花，就像刚刚还有人在这里看书学习。

移步里间，同样满是书籍的大书架，但这里更多的是读者阅读的小空间，小小的隔间里，一张书桌，几把椅子，书桌上有一个笔筒，一本小便笺，供读者使用。露台的空间也被开发出来，摆上几个书桌，铺着漂亮的桌布，天气又暖又好的时候，在这里看看书聊聊天，或者仅仅是望着蓝天白云发呆，心情简直要美上云端。

年轻人有的在看书，有的在敲打笔记本电脑，也有轻声聊天的知己，我坐下来，

点了一杯拿铁咖啡，拿起一本装帧精美的书随意翻阅着。

抿一口咖啡，抬头看见一台古老的收音机，古色古香，简直和我小时候家里那台一模一样；对面的老式电视机上，竖起一块写着“低语”二字的牌子，工工整整的楷体。

此刻我才发现，店主小潘是位怀旧的人，竟然收集了不少老物件放在店里当摆设。我轻轻拿下挂在墙上的读者留言本，满满都是温馨的文字，有远在外乡打拼的游子回家探亲时，来书屋小坐有感而发；有专程来小店打卡的外地读者；有即将远读的学生写下无限的留恋；有的读者还会画上一幅小漫画，更添灵动与纯真，无一例外，他们都是情怀满腹、字迹优美地留下痕迹。

关中农家糍皮

马小江

糊倒进去，双手拎起锣“耳朵”，徐摇慢晃，渐至摊匀，迅速放入滚水中。为了防止烫手，每蒸好一张，母亲都会提起锣锣放到灶台旁边的水缸里，让它浮在水面冷却。

时间一长，若是觉得水缸里的水发热，就得换一盆新汲的凉水。糍皮蒸好后别急，拿个带尖儿的工具，沿着锣的边缘划上那么一圈，就有了一指宽的空隙。此时揭起放在竹篾子上叠平，在锣的表面刷油，为摊下一张糍皮做准备。

当最后一张快要摊完的时候，母亲便把提前备好的各样菜品往一块儿收拾，准备在锅里烂一下就开饭。这个时候，我们都有任务，各忙各的。姐姐在案边切糍皮，切的时候，拿一张糍皮对折置于案板上，在一旁搭手帮忙的父亲也谄谄要领，他通常会用火烧得很旺，始终让铁锅里水保持沸腾状态。亮晶晶的菜籽油，用刷子蘸上一点儿在锣锣上涂抹均匀，再舀一勺面

里才有味。这正如两口子过日子，只有关系融洽，没有猜疑，才能把日子过得红红火火。一般根据吃饭人数多少，母亲小心地往一个瓷盆里倒几葫芦瓢小麦面粉，再捏一些盐。水加多少全靠经验，少一分面糊则稠，摊出来的糍皮偏厚，多一分则稀，又嫌太薄，只有经验老道者才能拿捏好分寸。加水时，通常是左手慢慢加着，右手拿一根擀杖一圈圈搅动。加入盐是为了让面在盆里扬得更充分，摊出的糍皮才更有韧度。摊糍皮的炊具是用铁皮箍的，我们叫它“糍皮锣”，样子就像乐器中的锣，因为要交替下锅，所以这物件儿总是成双结对。待面糊扬好，开始摊的时候，

在一旁搭手帮忙的父亲也谄谄要领，他通常会用火烧得很旺，始终让铁锅里水保持沸腾状态。亮晶晶的菜籽油，用刷子蘸上一点儿在锣锣上涂抹均匀，再舀一勺面糊倒进去，双手拎起锣“耳朵”，徐摇慢晃，渐至摊匀，迅速放入滚水中。为了防止烫手，每蒸好一张，母亲都会提起锣锣放到灶台旁边的水缸里，让它浮在水面冷却。时间一长，若是觉得水缸里的水发热，就得换一盆新汲的凉水。糍皮蒸好后别急，拿个带尖儿的工具，沿着锣的边缘划上那么一圈，就有了一指宽的空隙。此时揭起放在竹篾子上叠平，在锣的表面刷油，为摊下一张糍皮做准备。

当最后一张快要摊完的时候，母亲便把提前备好的各样菜品往一块儿收拾，准备在锅里烂一下就开饭。这个时候，我们都有任务，各忙各的。姐姐在案边切糍皮，切的时候，拿一张糍皮对折置于案板上，在一旁搭手帮忙的父亲也谄谄要领，他通常会用火烧得很旺，始终让铁锅里水保持沸腾状态。亮晶晶的菜籽油，用刷子蘸上一点儿在锣锣上涂抹均匀，再舀一勺面

上。我负责剥蒜砸蒜，父亲负责将酱油醋盐往一块儿搭配调汁子。母亲煎好油后，先给红辣子面上泼一泼，“啦啦”一声响后，一股油泼辣子的香味儿立马在灶房里乱窜。然后先炒鸡蛋，再炒西红柿，顺便撒上一片葱花，顿时，锅里红、黄、绿三色荟萃，一看就让人馋涎欲滴。待这些忙完后，母亲不慌不忙地说：“要吃就要吃个舒坦过瘾。”于是，她提起开水壶再烫一点芥末，供吃凉拌时用。这一道道工序，在我的味蕾留下了深刻的记忆。先啜一碗凉拌的，解个馋。那种香辣诱人的滋味，至今还镶嵌在我记忆的深处。再啜一碗西红柿鸡蛋拌的，让舌尖得到最大程度的满足。

家乡人吃糍皮的历史源自何年何月，我不得而知，只知道大家一直都是这么个吃法，一代接着一代。出门在外的人，时间稍微一长，不由得就会想起它。

充满大地气味的苇席（组章）

张少恩

进入了冬天，它把洁白让给了大雪，一片皑皑，蓬勃又耀眼。

挺而不折，逸而不散，别有风韵，洁丽而优雅。

风喜欢这种存在，它的荡漾得心应手。配合、响应，不怀疑亦不怯懦；不盛气凌人，又不强词夺理。谦卑、温婉，最具江南女子的神貌。

北方的伊人常常去那里流连，唱一曲婉约的词，予我倾听的喜悦。

放大一朵芦花，拉近一片邈邈的星云。籽粒的星辰紧密相依。含蓄的宇宙，蒙太奇的手法，令我着迷。整整一个秋天，我都在遐思的云中徜徉。

一片片芦花与大地紧紧相依——羽化的池塘，寂寞的绒毛，恬淡的鸽子，月光的巢……

再一次扑向芦花，冰凉的手到那里取暖。辉煌的落日照耀苇海，染红了一大片羽状的欢欣……

对一穗芦花的探求

宇宙是一个体系，任何一种物质都在

宏大的“场”中，绝不孤立。“天上的每颗星在地球上都有对应的植物。”这信念很美丽，衍生的想象可以非凡。

许多个夜里，我望着星空发呆，或不断地寻觅——哪一颗星对应的是芦苇？我对芦苇分外敬重，它是寒冷的大地上鼓舞人心的力量。

辽阔平原一望无际，凛凛的寒风恣意。而一片苇海却成了沸腾的波澜。

拉低一穗芦花诚意地探问：芦花，你对应的是哪一颗星？芦花不语——天机不可泄露。我拨开花穗，细致地察看，哦，那蓬蓬的花穗竟然是一个小宇宙，繁密的籽实星罗棋布。每一个籽粒都尖锐，如佩剑的勇士，卧薪尝胆，怀有开辟天地的梦想。现在，它们在等待时机，由轻盈而细软的绒毛予以庇护，严密而又柔软。

浩瀚呀——没有边际，且还在开辟，还在四处撒种，恣意蔓延。这让我引以为荣——我在宇宙的宇宙上徜徉，与宇宙的频率和波长同频共振。我感悟到永恒！